

# 是谁夺走了她们的幸福?

## ——试析路瓦裁夫人与尤二姐悲剧命运之因

王金茹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吉林四平 136000)

**摘要:**在中外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形象:她们天资聪颖,容颜美丽,但命运多舛。在以男性为话语中心的传统批评界,这些女性一直被看作是红颜薄命的典型代表,但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结合原型心理学的有关理论,重新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审视时就会发现:女性边缘意识与潜藏在其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命运模式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女性意识;边缘意识;第二性;集体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5)03-0071-03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对女人命运的写照。在中外文学女性人物画廊中,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不在少数。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了挣脱无爱的婚姻,摆脱男性对她的束缚与钳制,竟以卧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鲁迅的笔下,子君勇敢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还有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巴金笔下的曾树生等等,尽管她们最终都逃不过失败的命运,但她们对女性尊严与价值的追求是勇敢而强烈的。与其相反,还有一类女性,她们对自己的命运也有所追求,但却是想通过依附男人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莫泊桑笔下的路瓦裁夫人(《项链》)和曹雪芹笔下的尤二姐(《红楼梦》)可作为这样的女性的代表。通过这两类人物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意识之于女人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虽然她们的人生均是以悲剧告终,但悲剧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前一类女人命运虽然很凄惨,但却给人以向上的鼓舞;而后者的悲剧多让人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理。批评家在分析后者命运悲剧根源时,多数认为是社会制度和女人自身爱慕虚荣心理造成的。笔者认为,女性边缘意识与潜藏在其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对女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 一、两个可怜的女人

张爱玲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

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sup>[1]</sup>可以想见,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宗法父权以经济封锁和道德规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女人从此沦为男人的附庸。而由此产生的性别歧视使女性的人格独立和物质欲望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女性为了生存,就要千方百计地谋取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而她们“求得”的手段却很有限,以自身的美貌来换取荣华富贵便成为女性实现人生目的的主要方式之一。以路瓦裁夫人和尤二姐为例,她们都有姣好的容貌,都贪图享受,一心想攀龙附凤,都希望通过结交上流社会的男性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并且都有与上流社会搭界的契机(路瓦裁先生是政府部门的小职员,尤二姐与贾家有点儿亲戚),两人都曾满怀憧憬、煞费苦心地去算计、运作,但结果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在舞会上出尽了风头,并且受到部长大人的注意,回家后却发现借来的钻石项链竟丢了,为还债而奔波劳碌十年,赔上了青春和美丽;一个得到了价值连城的“九龙佩”,过了两个月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之后,被情敌“凤辣子”害得吞金自尽。通过路瓦裁夫人和尤二姐的命运悲剧,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人物的悲剧性色彩,蕴藏着深刻的女性意识演变的内容。女性思想与意识的独立,是女性问题的核心,而通过研究女性的思想意识来探讨女性命运模式的成因,则有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在这里有必要先界定一下“女性意识”这个概念:所谓女性意识,主要是指女人承认自己是女性,并且认为自己也是行为的主体,其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都是从女

性的角度出发,并由此进行观察、思考及选择;女性意识就是性别意识,是对女性的角色、地位等问题的认识,是女性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与醒悟。一般来说,女性意识多从物质层面开始,从精神层面楔入,表现为渴望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确立自己的人格尊严,不仅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男人平等,而且要在精神上、人格上同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被动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正常到异化。考察路瓦裁夫人与尤二姐的女性意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在角色认同上,路瓦裁夫人与尤二姐都十分清楚自己作为女人的优势是什么,她们都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女性角色的反感,相反,她们都把美貌看成了先天的资本,路瓦裁夫人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仅仅承认自己是女性还算不上具备了女性意识,女性意识的产生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其次,从主体意识上看,路瓦裁夫人积极要求参加舞会,意在寻找能改变她命运的契机,这一行为带有明显的主体性,可以看做是她自主意识的萌醒。然而进一步分析却发现,她实际上并未把自己看成是命运的主人,相反却把希望寄托在未知的某个大人物身上,这分明又放弃了自主意识。所以说,路瓦裁夫人最终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尤二姐处处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惟一自主的想法就是嫁个好男人,她的主体意识是在从属的前提下产生的,只能算是昙花一现,或者说是空中楼阁罢了。总体说来,路瓦裁夫人和尤二姐的女性意识,也曾初具萌芽,但终究没有成长起来。

## 二、女性意识的缺失

女性意识的缺失,使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心灵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历史。路瓦裁夫人心中只有幻想,幻想着过豪华的生活,幻想与心仪的男子交谈,幻想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能打动上流社会的男子,幻想结识一位高贵的大人物,从此改变自己的寒酸生活……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幻想还是幻想,她整天生活在“白日梦”里。尤二姐的情形在小说中并未作过多叙述,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知道,她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嫁个好人家,她把婚姻与个人命运看成一体了,她的个人理想是要通过男人来实现的,所以她宁可做富人的二房奶奶,也不做穷人的正室。可以看出,她们的追求意识都还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她们从依附的角度出发,为自己谋求一种附加式的利益,希望分享男人给自己带来的荣耀和地位。她们已经习惯于用男性的视角去观察社会,去思考现实,去反观自己,于是便

形成了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畸形心理——女性边缘意识。

考察女性边缘意识的产生,是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史的。我们可以先从小说本身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入手。具体分析一下路瓦裁夫人和尤二姐两人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就更加明确了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的。从《项链》和《红楼梦》各自产生的年代和社会背景看,《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衰退期,随着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而产生的是社会经济生活混乱,人伦道德沦丧,而宗法父权却仍高踞在社会的顶层,广大妇女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善,下层妇女通过给富人做陪房、做妾,而由仆人升为主子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当时的女性产生依附心理的根源之一。女人一旦认同了这种方向感,便会为之努力去争取。路瓦裁夫人生活的时代是法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当时社会弥漫着腐朽的铜臭气,金钱的地位高于一切,财富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小资产阶级无时无刻不盼望着步入上流社会,虚荣、势力几乎成了那个阶层人的共同心理,所以路瓦裁夫人想借社交舞会结识大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在尤二姐和路瓦裁夫人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性本身的脆弱,女性意识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这个大气候吞噬,并最终导致了个人命运悲剧的产生,所以,单纯地把她们的人生悲剧归罪于爱慕虚荣心理在作怪是不客观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在《项链》中莫泊桑这样写道:“因为在妇女,美丽、丰韵、娇媚,就是她们的出身;天生的聪明,优美的资质,温柔的性格,就是她们唯一的资格。”路瓦裁夫人就因为拥有了女人最珍贵的资本——姣好的容颜、温柔的性格,所以,她才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高贵的生活。尤二姐的模样在小说中虽未有正面描写,但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已对其勾勒尽现。花花公子贾璉对侄女婿贾蓉说:“人人都说你婶子(王熙凤)好,据我看哪里及你二姨一零儿呢?”贾宝玉称尤二姐、尤三姐“真真一对尤物”;贾母也说尤二姐“更是一个齐全孩子,比你(王熙凤)还要俊些”。通过这些侧面描写,尤二姐的美貌已是不言而喻了。正因为路瓦裁夫人和尤二姐都有着优厚的先天资本,所以她们内心深处都积存着要凭美貌打动上流社会的男子,从而过上好日子这种想法。在这种边缘心理的支配下,路瓦裁夫人渴望在社交舞会上结识有身份的男人,尤二姐渴望并同意嫁入豪门做二房奶奶。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看到,尽管路瓦裁夫人与尤二姐的女性边缘意识比较接近,但二者行为模式却大相径庭,这也反映出东西方女性边缘意识的同中

有异。路瓦栽夫人是已婚之人,按说她的命运从嫁给路瓦栽先生那天起就已定型了,但她不甘心,试图通过婚姻以外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就是说,她没有把婚姻看成是归宿,所以说,她的行为模式带有浓厚的西方生活观念色彩。尤二姐则把命运与婚姻绑在一起,当她“嫁”入贾家境遇大变,贾琏又始乱终弃时,她便彻底绝望了,选择了吞金自毙这条路,这也正是她心中“从一而终”封建思想的折射,所以说,尤二姐身上反映出的边缘意识,较之于路瓦栽夫人更甚一层,有着更深更广的社会悲剧意蕴。

### 三、“第二性”——女性心中的“原型”

如果从女性自身角度来考察女性边缘意识的产生,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西蒙娜·波伏娃。她曾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惟独因为有旁人插入干涉,一个人才会被注定为‘第二性’或‘另一性’。”<sup>[2]</sup>西蒙娜·波伏娃的论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一扇观察女人成长史和心理形成史的窗口。可以说,正是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权话语中心使女性失语,女性由此迷失了自己,只能接受自身之外的定义,承认自己是“第二性”,是附庸。久而久之,这种深层次上的心理认同,便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性的人类(女性)共同的心理积淀,最后成为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潜藏在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女性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第二性”的位置上,无条件、无怨尤地服从男权社会的一切统治和安排。最具典型意义的要数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她们奉行“在家从父,无父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封建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女性毫无自由和主体地位可言。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父系文化的演变都有了差不多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人类文明称之为父系文明并不过分……想一想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语言,汉语、英语、法语中有多少对女性的歧视称谓。几千年来女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怎能不迷失自我呢?”<sup>[3]</sup>这种“迷失”导致的又一后果就是女性正确的自我价值取向的疏离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人格、自尊的失落、虚荣心理的疯长,以及为达目的不惜“铤而走险”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成是女性主体意识

缺失后,女性意识的变异表征。

路瓦栽夫人尽管出身并不高贵,但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着过高雅、奢华生活的,而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的反差,给她造成强烈的痛苦,这“痛苦”势必导致她有朝一日为能够进入上流社会而不顾一切,应该说,这是一种潜在心理趋势。尤二姐为了摆脱现实困窘的生活,不顾自己的身份(已有婚约在身,只是未婚夫张华败家不成器),更不顾贾琏家中的老虎夫人——“凤辣子”的阴险狡诈、利令智昏,用在尤二姐头上再合适不过了。

当女性的自尊意识和自我价值取向偏离正确航道后,她们的头脑便被强大的虚荣、功利心理掌控着。为了达到目的,她们费尽了心机。但令人悲哀的是,两人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都跌入了失败的深渊。透过她们的命运悲剧,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个人的思想意识、潜意识也在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由于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而导致了边缘意识的产生,而边缘意识又导致她们的人生追求畸形发展。归根结底,思想意识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而物欲的诱惑,又驱使人沉沦。在这人生的起伏过程中,最可悲的是,她们本人竟浑然不觉,还在追求过程中满怀憧憬,这就更加深了女性人生的悲剧意蕴。

### 四、结语

女性的幸福取决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取决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更取决于女性深层心理意识的内容。女性寻找自我价值、维护自我尊严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时代已进入21世纪,应该说女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生长环境,但如何把握好人生的方向,获得人生的幸福,还是一个值得女性朋友认真思考的问题。路瓦栽夫人和尤二姐的命运悲剧,在今天仍有警示意义。女性应该自强不息,自尊自爱,由人生的边缘意识转向中心意识,争取掌握幸福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谈女人[A].张爱玲作品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513.
- [2] 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78.
- [3] 孙绍先.从女性文学到女权主义文学[J].当代文艺思潮,1987(5).